



塞外古镇隆盛庄的史诗画卷

——评历史小说《西河湾》

◎王芳

塞外古镇隆盛庄有条河叫西河湾,西河湾的水因地理的原因能倒流,倒流水成为隆盛庄地域性的精神符号。近日,隆盛庄本土作家郝秀琴创作的历史小说《西河湾》出版,作品的背后是作家对生养她的故土深切的热爱。

郝秀琴为了回馈故乡的养育之恩,宣传内蒙古丰镇市隆盛庄这个非遗小镇,多年来创作和编辑出版了隆盛庄系列丛书(14部20册):《隆盛庄记忆》《倒流水》《情系隆盛庄》(上下册)《人文隆盛庄》(上下册)《乡情诗韵——隆盛庄诗词汇集》(上下册)《体育之乡——隆盛庄》《情系隆盛庄知青回忆录》《隆盛庄百年工匠》《四季如歌——隆盛庄美篇诗文精选》(上下册)《鎏金岁月》《穹庐之畔是故乡》《台墩情》《倒流水书汇集》《情归倒流水》,诉说着家乡的人文历史。

隆盛庄在岁月的流逝中,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许多老建筑被拆迁甚至倒塌,许多老字号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只要流淌了几百年的西河湾还在,矗立了几百年的长城台墩儿还在,许多历史记忆就可以追溯重现。在郝秀琴的不懈努力下,隆盛庄民间力量积极参与,通过文学的多种形式对隆盛庄的历史文化进行抢救性挖掘,几乎不遗漏每一个角落。从老建筑、大街小巷、老字号、老手艺人,到小镇上有故事的人、文化名人等,进行全方位、全景式记录,直到史诗性的历史小说《西河湾》,用180个章节做了最宏大的地域性叙事。郝秀琴将历史写作、地域性写作、文学写作三者融为一体,有西河湾、台墩、石牛、清真寺、南庙、北庙、老财巷、张家大院、物质文化遗产符号,有民间社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历史文化名人到普通百姓店铺,从手艺人,到民风、民俗、民谣……整部作品完成了对隆盛庄从建镇到当代百余年的历史书写,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

的硝烟、抗美援朝……直到2023年隆盛庄6月24日的民间庙会盛大场景,呈现出史诗般的叙事格局。

《西河湾》90多万字,字里行间融注着对故乡的深情,历史与现实在故事中如清明上河图一样画卷徐徐展开。小说以清末民初3个人的命运交叉在隆盛庄开始,汉族弘铁匠逃难避祸走西口、回族商人马尔达、蒙古族牧民哈斯走草地汇集在隆盛庄,点出了隆盛庄的地域特色,与草原丝绸之路、与走西口的历史渊源,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汉、蒙、回多民族的融合。历史族群的形成,突出了隆盛庄因商而兴,在中国北方商道重要节点的地域特征,草原茶叶之路多民族融合发展形成的多元文化景观。比如,小说第四章,龚心如一幅画卷借弘铁匠弟兄进入隆盛庄徐徐铺开。通过他们寻找吃饭的地方,把牛二馅饼店、李三过油肉馆、高四荞面馆、春庆元、东饭馆、西饭馆、第一楼、吉义园等如数家珍描写了出来。随后通过这二人双脚在小镇上的移动,双眼扫描般把隆盛庄林立的商铺扫了个遍,又盛源、恒丰瑞、万义恒、广巨兴、庆德园、德胜公、德聚公等各行各业的字号铺面突出了隆盛庄的商业繁华景象。

作品近百个人物主要有五大系列:一是商人系列:陈隆德、赵恒顺等;二是匠人系列:弘铁匠、画匠、棺材匠等;三是驼帮系列:王闻虎、马尔达等;四是乡贤系列:张中德等;五是各类民间艺人系列:秃娃、龙行雨、瞎德子等。其中商人陈隆德是人物关系构架的核心,因陈隆德有7个女儿,通过联姻关系与弘家、王家、蔡家、秦家、龙家等其他人物系统结成一张庞大的人物关系网,并在后代繁衍中又与作品中近百个人物之间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以驼帮走草地为主线,串起历史脉络和几代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家国河山百年变迁。

时代的变迁裹挟着每一个人的命运,倒流水淘洗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过滤着泥沙,筛选着能够支撑起隆盛庄文化精神的家族和人群,有开明绅士、有侠义义士、有文人雅士、有革命党人、有抗日志士、有爱国商人,这些人物与土匪强盗、奸商、奸奴……构成了历史进程中正义与邪恶、美与丑的对立、倒流水精神的历史重构。

地域写作是郝秀琴文学叙事的起点,也是她精神的归处。地域写作是留存文化遗产最好的方式。《西河湾》由于有了地域性的文化符号,铁匠炉、月饼铺、台墩、清真寺、大庙等,使草原丝绸之路辉煌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虚构与非虚构结合,以四个老财的家庭生活、经商为人之道为焦点,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有虚构的人物。

作家刘大先说,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一个没有历史的族群,将是一个空心化的存在,一个空洞的处所。一个地方之所以具有它的个性、身份、特征,来自过去的历史留给它的遗产。

《西河湾》首先是作家对生活的直接印象。西方小说理论家詹姆斯说,“如果要给小说下一个最宽泛的定义,那就是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这一点首先决定了小说的价值,至于价值的大小,就看印象是否深刻。”郝秀琴深扎在故乡的土地上,《西河湾》是她对隆盛庄的直接印象,是源于她从小生长的故乡,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熟悉的故事,熟悉的生活场景,甚至包括她自己的故事。为搜集第一手资料她多次深入街头巷尾,挨家挨户走访,记忆中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浩浩荡荡的历史小说《西河湾》。

地域写作是表达真情实感的最好方式,寄寓着作家的乡恋与乡愁、生长的记忆、灵魂的归宿。郝秀琴通过地域性写作展开了宏大的叙事,写出了隆盛庄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历史变迁,写出了这个草原丝绸之路上历史文化名城的本来面貌和精神气质。作家包倬曾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只有一个故乡。我们只能抱定它,就像无法选择的父母。以悲悯之心,真诚面对,这是书写故乡的态度。故乡所赐予的一切,对于创作来说都是滋养”。

郝秀琴从一个下岗女工,南下广州漂泊到成为作家,本身就传承了隆盛庄人所有的倒流水精神,逆流而上,逆袭人生。郝秀琴真诚面对家乡的历史和家乡的人和事,以充满历史情怀和家国情怀的写作态度完成了这部历史小说,为隆盛庄留下了一部史诗画卷。

倒流水从民间立场出发,很好地把握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文学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历史与传奇的关系等几个维度,叙事中许多民间传说、民谣儿歌、顺口溜,甚至还有讨吃调的自然植入,呈现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原生态的隆盛庄,这正是作品意义和魅力之所在。《西河湾》是一部作家饱含热泪创作出的作品,作品出版后已被列入中国作家作品典藏文库。



典評

英雄常无名 界碑立尊严

——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界碑》

◎杨塔娜 李树榕

入选2025年度“内蒙古好书”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界碑》,是在内蒙古出版集团各出版社面世的2830种图书及电子出版物中脱颖而出。醒目的“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让我们不禁敬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故事,一个时代还造就一个时代的读者。少年儿童,准确的目标定位,是作者与出版者联手把握当下不同年龄、职业、地位、文化层次的读者,对时代读物期盼的不同特点所为,并且默默地将一部23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融入“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知道吗,在内蒙古八千多里的边防线上,三角山哨所距离军区机关最远。”这是新婚不久的戍边军人李相恩带着妻子郭凤荣在哨所前指着远处的界河说的。一位女作家,用双脚、双耳、双眼、双手的“具身体验”,成就了一本书《生命界碑》,将时间和空间在文字和细节中向我们拉近、再拉近,感人至深。

界碑,是地理的标识。国际界碑,则是见证历史事件、浸透戍边人血汗、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丰碑。报告文学的可贵,既要大事不虚,又要小事栩栩。这对12年深入生活、追踪还原57位边防官兵的女性作家,格外不易。

杨楣(原名赵艳)做到了。

读着文字,联想油然而生。缺水,是的,像乌兰布和沙漠深处一样,高山哨卡四季缺水。联想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只有跪在沙子上,用力扒开浮沙,拉水的人力车方向前挪动几厘米时,李相恩带领战士冬天取冰之险、用水之难,已非感同身受,而是同甘共苦。

抢险,是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人,无论何时何地,抢险都是天职。犹如1971年冬季的一个夜晚,黄河边的一个连队面对大堤突然决口的

危险;1984年5月30日黄昏,“桃花汛”期的哈拉哈河水位暴涨,威胁生命。巡逻归途,李相恩“为确保战士们安全,他决定先下河探路……行至河心,跟随其后的战士杨白乙拉脚下滑突然一滑,瞬间被激流卷倒。‘抓紧我!’李相恩大吼一声,奋力抓住杨白乙拉,用肩膀抵住他的后背,拼命将他向岸边推去……直到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更大的浪头打过来,李相恩被卷入汹涌的洪流中,转眼间消失不见了。”

此后,有中国“华表奖”获奖影片《守望相思树》、音乐剧《相思树》、报告文学《北疆“相思树”》相继面世。然而,在了解英雄李相恩事迹的同时,人们会换位思考吗?毕竟,李连长牺牲时,唯一的儿子才两岁,父母年近多病,家里的日子怎么过?

坚强,是的,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突发灾难面前,郭凤荣,这位了不起的军嫂,用坚强,用爱,克服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经漫长的26年,完成了作为母亲和儿媳应尽的责任。一边是家人急切的需要,一边是工作迫切的召唤,我们在现实中都难免遇到两难选择的痛苦,郭凤荣硬是扛了过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缺水,抢险,坚强,作者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和人物,融为艺术的活水,浇灌着那棵挺立在536号界碑不远处生机勃勃的“相思树”,也引导读者不断感悟:“英雄,绝非历史长廊中可有可无的摆设”的深刻内涵。

报告文学求“真”,更求“情”。

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率真与责任心,书写符合生活真实、时代发展逻辑与情感逻辑,是杨楣对少年儿童负责责任的初心和笔墨硬核。在《生命界碑》诸多人物与事迹中,父子情、兄弟情、夫妻情、战友情、军民情、邻里情,不一而足。所有情感大聚大

合的是守土有责的家国情怀。

据相关调研结果,少儿普遍喜欢的书籍首先是漫画类:科普漫画、历史漫画、幽默漫画;继而是以讲故事为主的文学类:奇幻与冒险故事、校园故事、侦探与推理故事;同时还有知识科普与百科类:趣味科普读物、学科启蒙读物、自然与百科读物。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文化远见就在于,不为讨巧、不为媚俗、不为利益,讲好祖国正北方边疆普通人的普通事,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界碑有尊严、有光芒。

界碑,是深深栽入地下的,夯实的泥土见证过历史变幻、血雨腥风。当1962年有了中蒙之间536号界碑,不可撼动的力量是扎根在这里或驻扎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自觉自信的凝聚。

杨楣把边防警察冒着生命危险扫黑除恶的壮举,纳入日常,令人敬佩又令人感念。

《生命界碑》,不仅记述戍边官兵,也被“不是军人,不亚于军人”的护边员所感动。年届七旬的老护边员王玉发在履行职责的途中,不仅多次协助边防军捕杀越境人员,多次帮牧民找回丢失的牛群,还努力救助困境中的野生动物。有一次,他在巡边路上遭遇狼群,坐骑一急之下丢下主人独自跑回营地。牧点上的羊倌得知“情况不妙,带人寻找,(我)才万幸躲过一劫。”犹如聊天中说晚饭吃的是什么一般,王玉发言简意赅的几个字,语速平缓,用词平实,杨楣也不去细究,将其如实记述下来。而没有细节的“细节”还原和情景想象却令读者不寒而栗。

罕见的事,用平常的语态表述,是因平常之心化解了罕见之事。当事者如此,书写者亦如此。当然,作者的诗化心态也是别有意味的。语言细节、行为细节、心理细节,真实而充满深情。

“晚安,臭小子!”“晚安,臭爸爸!”若非有前面对戍边军人殷志国事迹的讲述,读者怎能想到这是铁骨铮铮的军人与儿子的对话。空间远

隔,心灵相融。

母亲病危,驻守中缅边境的弟弟殷志富肩负重任不能回家,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驻守在祖国北疆的殷志国“手中的笔‘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上,眼眶瞬间湿润。”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生活真实再现。

翻阅书中的章节题目,大有吸引人之处:“冻死人山上的哨兵”“警营里的‘Lucky’”“你守祖国南,我守祖国北”“26年相思树,我的父母爱情”“李春华老人画500颗红星”“维和英雄:朝鲁门与他的战友们”“雪城义警”“祖孙两代的护边长歌”等等。进入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叙述,有的却鲜见结果——李相恩解救的杨白乙拉、屡建战功的警犬“黑豹”、人口最多也最复杂的伊尔施地区扫黑除恶的结局等等。显然,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她不愿把话说尽的良苦用心在于对话读者:“你希望这些人、动物、事情的结局是什么?”把事实底层逻辑生的巨大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

这部作品,显现的不杜撰、不浮躁、不奢华的素朴心境,是以杨楣常年深入边关体验生活为根基的。拒绝套话、空话、大话,则是恳切之心、由衷之情的结晶。其中,准确运用历史知识、地理知识、专业术语、相关案件、可考数据的写作,令人敬佩。体现的是作者下功夫、下苦功夫、长期下了苦功夫,为祖国北疆界碑旁无名有名的群体官兵树碑立传的拳拳之心,读来,亲切而真诚。

思想有高度,生活有深度,人性有温度,视野有广度、情感有浓度……均从作者的笔下涓涓流淌,令人不禁向往阿尔山深处那条跨越古今的“不冻河”和40载有余的“相思树”。

文学品格,灵魂在于“气”——是作者持之以恒跋山涉水走访当事人沉淀的底气;不急躁、不玩花架子,是作者对少年儿童如何健康成长的忧患意识酿就的志气;在平凡人的平凡事中仰视界碑挺拔的“中国人脊梁”,是作者文化自信托举的骨气,这正是当前面对AI挑战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一个文化人应有的担当。



巴彦淖尔市本土作家崔军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河套一家人》近日由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作家的文学观照、文学理念的一次新飞跃。《河套一家人》是作者多年呕心沥血之作,全书43章、27万字,深刻反映了作者对河套地区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深刻考量、独特理解,是一部厚重扎实、有筋骨、有温度、有情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本书获巴彦淖尔市文艺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持。

拜读《河套一家人》,感慨万千,在此,重点谈小说的三个精妙之处。

小人物折射大使命

长篇小说被喻为文学的重器,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一部优秀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离不开血肉丰满的人物塑造。《河套一家人》以河套厚土为叙事根基,以河套平原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为叙事底色,以民国末年晋陕百姓走西口迁徙河套为故事开端,围绕山西朔县赵量

和陕西神木陈福厚两个普通家族四代人的命运轨迹铺展叙事,串联起垦荒拓殖、土地改革、集体生产、改革开放、产业转型等重大历史阶段,将家族浮沉、城乡发展、民族交融与地域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完整勾勒出河套各族儿女扎根河套灌区、顽强不息的创业画卷,构建起一幅奋斗者的精神图谱。

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有20余个,这些人物都带有时代的印记,陈福厚舍弃孩子的无奈、赵量的艰难人生、巴特尔的博大情怀、福人一波三折的经历、萨日娜对爱情的忠诚、陈明的无私奉献、李玉春的助人为乐、余小鹏的痛改前非等等,这些人物的刻画个性鲜明、各有特点。作品始终以人物为叙事中心,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揭示出一个时代人物奋斗的不同足迹,彰显出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一群鲜活的人物绚烂了那个时代的风貌,构成了小说的精神内核:善良淳朴、艰苦奋斗、向阳而生。这种精神内核成就了小说本身,打动了读者。

小方言凸显大智慧

每一位作家都有他(她)的故乡,有故乡就有方言。方言是作家成长道路上的阳光雨露,是作家的精神之根与生命之根扎向纵深处的丰厚土壤,也是作家构建文学语言大厦的根基和砖瓦。把方言融入文学创作,是激发作品魅力与活力的有效方式之一。

《河套一家人》以河套方言作为主要表达方式,巧妙地将河套方言融入创作之中,让方言服务于叙事、贴合于人物,使作品极具地域文学特色。这种手法不仅是对地域文化的深情回望,更是小说艺术表现力的重要支撑。如,“捉猪儿子看猪婆,我看这是一家正色人家”“东河没见西岸,到护上了”“鼻子比脸大”,这些人物语言生动还原了河套地区各色人物的说话腔调与性格特征。作品在叙述和描写中融入河套方言词汇、语法和修辞(如比喻、夸张、重叠词等),使小说的语言风格呈现出粗犷、鲜活、生动的“河套土味儿”,增强了文本的乡土气息和真实性、感染力,让地域文化在文字中实现跨时空传播。

小叙事承载大时代

文学,是时代的镜像,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总能以小人物的悲欢起落,折射出大时代的发展轨迹与精神嬗变。

小说主人公福人是一个残疾人,他的命运遭受了种种困境:因为腿疾,刚读完小学就不得不辍学,与父亲做起卖菜籽的小买卖,靠诚实守信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因为没能紧跟时代步伐,经营的酒厂倒闭,为此,他一度心灰意冷、茫然无措;因为经营不善,承包的货运公司陷入困境,不得不变卖资产还债……厄运像山一般层层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没有屈服,没有向命运低头,更没有自暴自弃。他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抱定与命运殊死抗争的信念,昂起不屈的头颅,最终登上了事业的巅峰。

在福人一次次与命运的较量中,以他为代表的河套人坚强不屈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些小故事承载大时代,既是对特殊历史阶段的忠实记录,亦是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永恒追问。它启示我们:真正的文学力量,不在于粉饰现实或宣泄情绪,而在于清醒的认知、悲悯的情怀,为每个在生活泥潭中跋涉的灵魂点亮一盏灯。每个小人物的成长与坚守,都在为时代的进步注入力量。作品通过小人物叙事抵达大时代的主题深度,正是无数个像福人这样的小人物,凭借不懈努力与坚韧不拔的毅力,成就了精彩的大时代。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文艺评论

回味

文艺评论